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重庆出版社

# 耳食录· 三异笔谈

〔清〕乐 钧著·〔清〕许仲元著

测鬼神之情状

发人间之幽微

读狐魅之故事

洞社会之真情

梦幻之「围城」



95556

# 耳食录·三异笔谈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重庆出版社

〔清〕乐钧著 〔清〕许仲元著

范义臣标点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陈 慧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清〕乐钧 许仲元 著 范义臣 标点  
耳食录·三异笔谈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阆中市华盛印制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21 千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66-3224-X/I·581  
定价:13.30 元

0P87/0801

## 前 言

《耳食录》的作者乐钧，字元淑，号莲裳，江西临川人，清嘉庆时举人。乐钧青年时代起为人作幕宾，游历四方，所阅名山大川，古迹旧都，皆一一记之以诗。在此之余，沿途收集整理的趣闻奇事，著成《耳食录》。乐钧早年抱着雄心壮志涉足仕途，曾言：“考信必本于六经，著书要归于有用。《上林》、《子虚》之赋，导十而纡一，君子弗尚也。况其下焉者乎？”四十岁后，仍为一幕宾，遂心灰意懒，不得已将早年抱负收拾干净，遂“操觚追记所闻，亦妄言妄听耳。已则弗信，谓人信乎？”

封建时代的文人，首选志向当然是仕途，所谓满腹经纶卖与帝王家，以期一展安社稷济苍生的鸿鹄之志。乐钧一生作人幕宾，只能是帮闲而已。虽然当时就以才子名世，但受推重的也只是笔削之才，而非乐钧自重的济世之才。现实的冷遇，使乐钧倍感失落，在《耳食录》中，他以清俊洒脱的文笔，记录了众多人世间的奇闻趣事，神仙鬼怪的秘迹幽踪，另外掺以大量

的街巷谐笑，以此来排遣自己失意的郁郁情怀。

在《耳食录》的故事中，作者把笔墨集中在描写人的至情至爱上，《痴女子》、《周英如》、《张碧云》等篇皆是对人间真性情的礼赞。《痴女子》的故事极短，讲一个读《红楼梦》入迷的痴情女子，反复诵读，遂以自己为黛玉，精神失常而死去。所述之事极简，而作者因此而发的议论，洋洋洒洒，数倍于正文。作者写道：“故情之所以为情，移之不可，夺之不可，离之不可，合之犹不可。未见其人，固思其人；既见其人，仍思其人。”“虽至山崩海涸，金销石烂，曾不足减其毫末而间其须臾”，“以致形朽骨枯、神泯气化，而情不与之俱尽。”作者离开正文的人与事，大谈纯情的超越时空和超功利物质，不过是身在炎凉世态中，力图在心造的幻境中去寻觅一块可供人文知识分子精神栖息的净土而已。笔记小说也可依此而区分出作者的差异，凡借牛鬼蛇神、狐仙异怪之事，行动惩之目的，如《阅微》之纪昀，《谐铎》之沈起凤，仕途多少有所得意；而借异类之声，大谈人间得不到的真性情者，如《聊斋》之蒲松龄，《耳食录》之乐钧，大多是仕途的失意者。

《耳食录》正是以儿女缠绵故事和大量鬼怪故事及民间奇闻趣事自成其特色的。除此之外，《耳食录》中还有不少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篇目。

《东岳府掌簿》讥笑贪贿之官以及走后门的腐败行径，把官场的恶习及人伦之情描写得极为生动；《上官完古》借鬼世界揭露当时人间社会统治者剥削压迫之繁重，官长“贪残如虎狼，数年工役繁兴，科派乡里，日役丁男数千，而少给其食。小民失业，劳苦吁天。饥馑流臻，道殣相望。”这真是一幅民不聊生的惨痛之图。正因为作者对统治者的暴虐统治不满，在《张

将军》、《韩五》中作者在描写海盗、绿林好汉时，字里行间对啸聚之徒的力量和神勇不乏欣赏之笔，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明绡》、《姚子英》不仅把社会上狡猾男女的诈骗行径揭开来给人看，而且对人世的险恶，人性的堕落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示。作者身为幕宾，所谓实用之士，故对腐儒的迂拙、愚憨作了讥笑与讽刺（见《三都人》、《陈著》）。《耳食录》中还有《恶鼠》、《并蒂莲》等篇夹用四六文体，《吴士冠》、《胭脂娘》等篇间出旧体诗词，均可供小说体裁研究者参考。

还应当指出：《耳食录》由于作者所受的历史局限性，作品中流露出对农民起义军的偏见，以及封建的伦理观、鬼神观、天道观等，应该引起读者的注意，予以批判。还有少数篇章，如《胡好好》、《易内》、《交物》等颇嫌庸俗，但为了让读者了解当时社会风气的腐败以及反映到伦常关系之间的变态，故存而未删。

《三异笔谈》作者许仲元，字小欧，松江人（今属上海）。许仲元由幕宾而致官，一生都在宦海沉浮。七十三岁被罢官，“羁栖武林”，著《三异笔谈》。

《三异笔谈》与其他笔记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注重搜神录怪，谈狐说鬼，而是从一个久经官场历练，由师爷而至官的能吏眼光所观察到的《讼师》、《科场奇遇》、《柳役》、《苗俗》、《犍为冤妇》等人世的奇闻掌故。这些熙朝掌故、往代轶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的现世性。如果说其中涉及到的阴府冥报之事，也不过是作者用因果报应来解释现实生活，一点不超出一个幕僚师爷的想像力。由此，《三异笔谈》里的故事大都是作者宦海生涯中在官厅、书房、师爷房听到、

见到的奇闻佚事。

首先，记录个人宦海沉浮的故事在集中占了较大比例，如《张尚书前生》、《钱月江学士》、《钱中翰前生》、《两世人》、《鄂尚书》、《朱太守官得孙》、《科场奇遇》等。这些个人命运的发展，作者从宿命论出发，总是从前世去找今世的原因。另外，作者认定人的穷通运达均是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操纵，人只不过是一个玩偶而已。在这些故事中，最能表现作者对人生无常、无奈之叹的是《科场奇遇》。作者先以自己为例，九次出入考场，终不得中举，而其弟一试即中。弟的试卷错误百出，有二、三篇还有漏字的地方。篇中还记叙了一位考官深夜阅卷，对一卷初阅“颇赏其洁，然因太质，仍置之”。临睡时，卷箱里有老鼠作祟，开箱驱鼠，复又取那卷阅之，觉得该卷好得很，于是遂推举了该卷。榜发后，再阅此卷，又觉平平耳。考官的意向变化莫测。更有奇者，一个老学究率弟子同赴考场，老师作完卷已觉疲倦了，托一弟子代为交卷，弟子忘了，竟将卷带出了考场。榜发后，老师竟中了举，而弟子却落了榜。正如作者感叹道：“科场遇合，变幻百端”。“鬼神弄人，若可解，若不可解。”这些个人穷通运达的故事，大都简短平实，情节无奇险之地，不过是因果轮回的老套与人世的风云际会。但在记叙这些老套故事时，作者久经官场的阅历，加上他老练的叙述语言，使人从中体会到一种人生沧桑之感，不甚曲折的故事，变得耐读可看了。

其次，《三异笔谈》里记叙幕宾、讼师的故事也不少。幕宾是封建社会中工刀笔晓律例，替官作文案者，犹今之秘书。幕宾在官主子的鞍前马后效力，既要替主子分忧，又不能越位，各种应酬本领都得具备，旧时就有所谓“十样要诀”，即：一团

和气要不变，二等才情要不露，三斤酒量要不醉，四季衣服要不当，五声音律要不错，六品官衔要不做，七言诗句要不荒，八面张罗要不乱，九流通透要不短，十分应酬要不俗。如此烦琐，一般人恐难做到。既要“帮闲”又要帮忙是幕宾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关键时刻的刀笔工夫，并要为主子筹谋于事发之先。《三异笔谈》中的幕宾形象极多，《袁二如吏才》中的袁二如即是其中之典型。袁二如事主勤谨多谋，为主子谋划，未雨绸缪，帮主子数渡难关。袁由此深获信赖，被提拔重用，由幕宾而至道台。在清代由幕宾至官的不少，这一文化现象至今值得研究。《三异笔谈》中写幕宾之事特详，可谓幕宾笔录。《三异笔谈》还记述了众多的名医、工匠、仆人、道士的故事，人物层面复杂，真可谓是一本九流列传。作者在云南做官时间较长，对云南的风土人情的描述，尤为真切生动，远胜于一般游记的走马观花。正因为《三异笔谈》的这一特点，尽管所记的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事，总括起来，内容丰富充实，几无单薄之感。另外，《三异笔谈》的文笔简练，颇具刀笔真味，鲁迅先生对此有赞语。

当然，作者的思想局限也很明显，所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尺度全是按统治者的标准在度量，这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值得注意的。

本书主要依据上海进步书局本。在整理过程中，我们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除个别明显的错误外，没有作任何改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必多，统望读者指正。

# 耳食录

---

〔清〕乐钧 著

范义臣 标点

# 目 录

前言..... (1)

## 卷 一

夕芳 ..... (1)

邓无影 ..... (5)

青州贾 ..... (5)

张将军 ..... (6)

樊黑黑 ..... (7)

潭襄敏夫人 ..... (8)

蕊宫仙史 ..... (9)

刘秋崖 ..... (10)

钱氏女 ..... (11)

胡好好 ..... (12)

西村颜常 ..... (14)

红裳女子 ..... (16)

雪媒 ..... (16)

蜀商 ..... (18)

毛生 ..... (19)

三官神 ..... (21)

邹忠介公 ..... (22)

长春苑主 ..... (23)

梅花美人 ..... (26)

紫钗郎 ..... (27)

画师 ..... (30)

荆州女 ..... (31)

竹冠道人 ..... (32)

上官完古 ..... (33)

徐太保 ..... (35)

## 卷 二

|            |      |              |       |
|------------|------|--------------|-------|
| 紫溪洞长 ..... | (36) | 东仓使者 .....   | (78)  |
| 宓妃 .....   | (38) | 卜疑轩 .....    | (79)  |
| 跨卫者 .....  | (42) | 田卖鬼 .....    | (81)  |
| 葛衣人 .....  | (43) | 揽风岛 .....    | (82)  |
| 过阴 .....   | (44) | 蒋氏女 .....    | (84)  |
| 沈翘翘 .....  | (45) | 黄衣丈夫 .....   | (85)  |
| 南野社令 ..... | (45) | 大王 .....     | (85)  |
| 廊下物 .....  | (47) | 萧点云 .....    | (87)  |
| 秋心山人 ..... | (48) | 李公 .....     | (87)  |
| 秦少府 .....  | (50) | 芙蓉馆扫花女 ..... | (88)  |
| 竹连环 .....  | (53) | 哭笑疾 .....    | (92)  |
| 大赤蛇 .....  | (54) | 妇失裤 .....    | (92)  |
| 绣鞋 .....   | (55) | 捕鱼仙 .....    | (93)  |
| 彭公子 .....  | (56) | 骷髅 .....     | (94)  |
| 方先生 .....  | (57) | 二皂役 .....    | (95)  |
| 市中丐者 ..... | (58) | 碧桃 .....     | (96)  |
| 李齐娘 .....  | (59) | 我来也 .....    | (98)  |
| 困默真人 ..... | (60) | 董公 .....     | (99)  |
| 吴士冠 .....  | (63) | 香囊妇 .....    | (99)  |
| 章琢古妻 ..... | (66) | 青青 .....     | (100) |
| 阿惜阿怜 ..... | (68) | 奎章道士 .....   | (102) |
| 紫衣吏 .....  | (71) | 李氏妇 .....    | (102) |
| 胭脂娘 .....  | (72) | 胡夫人墓 .....   | (103) |
| 绿云 .....   | (74) | 古瓶 .....     | (104) |
| 卷 三        |      | 婉姑 .....     | (105) |
| 王方伯 .....  | (77) | 王侍御 .....    | (107) |

|       |       |      |       |
|-------|-------|------|-------|
| 东岳府掌簿 | (107) | 葆翠   | (148) |
| 段生    | (108) | 蜡枝   | (151) |
| 卷 四   |       | 施建昌  | (151) |
| 韩布衣   | (116) | 汤琇   | (153) |
| 影娘    | (119) | 西波逸叟 | (154) |
| 刘生    | (120) | 交物   | (154) |
| 罗台山   | (122) | 癩虾蟆  | (156) |
| 揭雄    | (124) | 范依   | (156) |
| 清河令   | (125) | 过期孕妇 | (157) |
| 明绡    | (126) | 三都人  | (158) |
| 文寿    | (129) | 沈利梁仪 | (158) |
| 沈髯    | (135) | 蜘蛛   | (159) |
| 并蒂莲   | (136) | 书吏   | (159) |
| 河东丐者  | (136) | 卷 五  |       |
| 宝剑    | (137) | 魏翁   | (161) |
| 蛟     | (138) | 女湘   | (162) |
| 平阳生   | (139) | 齐福喜  | (165) |
| 爱驴    | (141) | 狼狽   | (165) |
| 吴生    | (141) | 何生   | (166) |
| 猫言    | (142) | 偷儿   | (169) |
| 瓜异    | (143) | 柏秀才  | (169) |
| 秦某    | (144) | 龙虱   | (171) |
| 武侯碑   | (145) | 华广   | (172) |
| 姚子英   | (146) | 陈著   | (173) |
| 奎光    | (148) | 张碧云  | (174) |
| 燕     | (148) | 铁丸   | (178) |

|            |       |            |       |
|------------|-------|------------|-------|
| 庐山僧 .....  | (179) | 章五 .....   | (193) |
| 甦 .....    | (180) | 王黄胡子 ..... | (194) |
| 韩五 .....   | (181) | 猫犬 .....   | (195) |
| 易内 .....   | (182) | 仍吉 .....   | (195) |
| 石先生 .....  | (183) | 石孝廉 .....  | (200) |
| 疯道人 .....  | (183) | 周英如 .....  | (201) |
| 恶蝇 .....   | (186) | 庐山怪 .....  | (202) |
| 宋先生 .....  | (186) | 戴公 .....   | (203) |
| 金陵樵者 ..... | (186) | 痴女子 .....  | (205) |
| 龙某 .....   | (188) | 恶鼠 .....   | (208) |
| 沈璧 .....   | (191) | 忘误 .....   | (209) |
| 余时鍊 .....  | (192) | 陶金铃 .....  | (211) |

# 耳食录卷一

## 夕 芳

宜川张伊理，遂于学而不偶。家故贫，一子名露，年十三，而伊理卒。露幼颇慧，善读父书。伊理以不遇感愤，竟令露废业，樵牧以奉母三载矣。

同邑黄生，伊理旧友也。以文学教授乡里，怜而收之，令就学。露母泣而谓黄曰：“公惠教藐孤，实起死人而肉白骨，虽然，露之勿学，夫子之志也。”黄曰：“嫂氏休矣。郁而不发，岂理也哉？张吾军者非露而谁？故人有知，当亦首肯。”卒教之。三年而文成，令就郡试。试有期矣，偶登城阙，兴发高吟，得“夕阳片石明羊角，芳草孤洲暗虎头”之句。一儒巾少年，神骨清迥，前揖之曰：“君非宜川张君者欤？余云林郑玉也。适闻佳句，不减义山《锦瑟》之调。”露怪其拟议不伦，且问何以相识。玉笑曰：“仆固识君，君何不识仆耳？”露终茫然，阳谢之而心仪其人，渐

与浹洽。日既暮，邀归旅舍，偶及试事，玉曰：“君程文太高，恐不谐俗，盍揣摩时好，以图一当？”露笑曰：“伯牙不以里耳改弦，王良不为获禽易辙，况文章不朽之业，安敢自贬？”玉唯唯。比晓，辞去。数日，杳不复至。

试既毕，玉忽来，袖出露试卷掷案上。露失色问所从来，玉指其卷曰：“此岂利器哉？吾为君谋易之，已获售矣。”露愈疑，已而果售，始异其言，及视所易卷文甚劣，然心德之，向玉称谢。玉叹曰：“吾非逐臭名场者，以君禄命太薄，又得文名。恐造物见怒，姑为此态。君先世有清德，厥后必大。”露由是愈奇之。居数日，别去。露亦归。

往见黄，未言也。忽报玉至，仆从甚都，即执贄见黄，愿为弟子。黄既以露为先容，深器之。玉复与露约为兄弟，玉长一岁，露兄之。明日，玉至露家，升堂拜母，以金帛数事为羔雁，露及母坚辞不受。玉曰：“以吾弟空乏，且当周赠无已，不腆之奉，何乃却之？弟母即我母也，又何间焉？”露始谢而受之。嗣是日用衣食之需，悉取给于玉，而赠黄者亦厚甚。居数月，玉曰：“已为弟谋得佳妇，六礼无所需。吉期在迩，弟当往赘。如以慈母睽隔为辞，一月后俱归可也。”露问为谁氏之女，玉曰：“即去，当知之。”问之再三，终不告。露疑以白母及黄，黄曰：“郑生固良士，其所谋当不妄。秘之，故以示奇耳，否则，为尔惜费也。尔第行。”

乃与玉俱，不三十里而至。朱门洞启，院宇轩华，玉下马径入，使露候于外。须臾主人出，年五十许，仪服伟然。肃客入，露趋拜，主人熟视而称曰：“真英特也！”即坐，主人曰：“旧奉贤尊命，许与老夫结朱陈，今以次女夕芳，侍君子箕帚。荆妇舐犢之爱，不欲弱女遽隔晨昏，故浼君下贄耳。”露起而谢曰：“叨近

冰清，极知欣幸。然露先人早背，安得与大人联姻？且露之来也，郑兄实媒之。适奉尊教，诚所未喻。”主人笑曰：“未识郑玉耶？老夫贱息也！数岁前受业贤尊，老夫心契，嗣是有婚姻之约，故令玉访君。而君‘夕阳芳草’之句，适隐道小女之名，故玉得相遇于城隅也。”露再欲启问，忽传夫人出见婿。颜貌如三十许人，衣饰华洁。侍者数人，序坐少时，多作家人怜惜之语，而堂角帘中，诸女窥客，吃吃笑语。露颇踧踖，莫知措对。已而玉整衣而出，笑曰：“昔为盟弟，今则内兄矣。”露亦笑。遂引入客馆设食。有数女，或称青姑，或称云阁夫人，或称素英姊，或称阿丽，往来戏乐，窥瞰其门，风趣妖冶，言词谑浪，窃窃私语，露颇闻之，莫敢支应，腹议而已。

次日，庭施供帐，工奏音乐，女仆执烛捧香，拥夕芳出，严妆炫服，珠翠荧煌，成礼于金碧之堂，同牢于绮罗之席。既成眷属，情好笃洽。玉相得之欢，亦更愈于往日。甫匝月，露乃告归，将迎妇以觐母，夕芳了无难辞，而玉父母皆有怅恨之色。

露归告母，母甚喜悦。黄闻之，亦先来问状，既言及其父约婚授徒之事，露疑昔时父或为之。母愕然曰：“尔父平昔家居，交接殊寡，安得有是？是必有异。”翌日，同往迹之。至则斜阳一片，秋草离离，愁白杨之悲风，咽空山之流水。知逢鬼物，举家惊讶。露心伤目断，殆亦离魂，踟蹰而归，耿耿终日。

一夜，梦门外薄卤驺从，肩舆中一人，乃其父也。谓露曰：“余向馆郑氏，获订姻事。今年蒙上帝授地府司宪，迫于公剧，未暇视尔。兹因凤皇山苞元神君邀赴赏花之宴，故绕道来家，告尔以由。郑氏偶为避难，移家阳曲。新妇贤淑，终当合并。吾已使人筹画，尔无忧也。尔师厚德，吾所深铭。玉前奉尔师金帛，皆吾俸馀之物，为吾谢之，匪以云报，亦故人地下之情耳。

尔母吾不及晤，尔其告之。”言讫，挥泪而去。露觉而异之，闻者亦莫不嗟叹。然合并之语，莫得而明，意谓非死不能也。露殆不永矣，反更忧之。

一日，露徬徨郊外，遥见彩舆一乘，后一人，从数十骑，来甚速。既近，则玉也。即下马相持痛哭。语别后事，不胜呜咽。云：“自君去之夕，即为仇家所攻，几投凶暴之烬。赖与府帅有旧，遣兵救护，老幼家口，仅以获免。避患他州，极知爽信贻忧，无由陈达，比得尊人书谕，俾玉送舍妹于归。今已送至君家，君宜速归，加意调护。玉亦从此别矣。幽明道隔，相见何期！”言罢，复痛哭。留之不可，上马驰去。

露踉跄至家，寂然无所见，神色黯悴，径投卧内，将以啼痕长渍衾枕矣。既入，乃见锦帐低垂，奁具盈室。亟呼母。褰帷视之，一丽女卧于绣榻，气息如缕，乃夕芳也。有顷，目开四顾，见露而泣。半晌能言曰：“妾形体初复，宜令人环坐，以受生气。”于是邻女骈集，皆言国色。夕芳故善言辞，虽卧寡言，而偶尔酬答，悉出意表，诸女咸悦之，昼夜更番守坐，争以气嘘其口中。七日而起，半月而能行，一月而饮食起居，了与人无异。言其父郑氏，名洛，云林人，家颇丰。男女仆婢数十人，悉死于疫。妾时年十六，冥司言阳寿未终，当再生为君妻。风雷启墓，舆马护行，迷惘之间，遂已至此。前者一月缱绻，犹能记忆了了，所谓仇家者，盖疫鬼也。

夕芳性质柔婉，伉俪甚笃，事堂上尤以孝称。常念其父母兄弟不置，每岁寒食，辄与露扫其墓，恸哭而归。后举一子，仕至州刺史。此前明天启时事。